



張立中
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生
江蘇省江浦縣人
政戰學校第四期法學士、政大、師大進修
經歷／
軍中校級主管、參謀
高中高職教師、訓育組長
阿根廷南疆新聞報顧問
現職／青川出版社總編輯

作品／
一、曾獲國軍新文藝第二、三屆長篇小說佳作獎
二、已出版文藝中篇小說「馬祖之春」及短篇文
藝小說集
三、其他散見國內外報刊

湖海憶悠悠

短篇小說佳作 張立中

「喂！來討海吧？」

「開發號」是一條近海作業的小漁船，它的噸位不大，船員可以掰腳趾丫數得過來的。

阿金伯是箇老漁人，算來他向海討生活大半輩子，他從獨木舟、竹筏、小舢板、機帆船，直到現代的柴油引擎船，已是五朝元老啦！他曾經遭遇過幾次沉船落海，卻憑着他的鎮定，毅力和勇氣；又重回到這令人羨慕的陽間來。有一次他落海驅使着大海龜，背馱着他上了沙灘；因此他討海經驗十足，精通這漁人的十八般武藝；大伙兒都專稱他「阿金師傅」。由於他一生幾次沉船，害得他打着光棍到底，但他從不氣餒；很可惜他識字不多，只好廝混在這近海作業的小漁船上；可是他整天有說有笑，不甘寂寞。

船主大塊頭阿福是阿金師傅的開山門徒弟，他和駕駛這小船的阿財是胞兄弟，也是同門師兄弟；他倆都已有了妻室兒女，卻同被着一塊土生土長的阿采姑娘所深愛着，就因如此，兄弟倆的私生活永遠糾纏不清。

阿福最討厭伙伴們在船上抽煙，他常咕叨地說：「船只有這巴掌大，幾個人轉身都覺得困難，何況別人要吸你二手烟呢？再說烟火不小心燃起機房，既是烤，又是煮，那死的很慘啊！」

頭把手阿許，四十來歲的中年人，整天不說三句話，他是船主阿福佈網收網的好幫手，無事時他耳邊常掛着一副小耳機，收聽着台灣播報的魚訊和颱風消息。

二把手阿黃，百歲除四的青年，在船上做着雜工兼充燒飯的，他是海洋學院的畢業生，最近已考上了「海龍號」遠洋漁船的二副，這一趟海上回航，他就要離開大伙兒。

三把手阿德，是箇毛頭小伙子，他是阿金師傅最心愛的小徒弟，他的耳朵靈，眼睛亮；站在船頭的高台上，眼看八方，耳聽海底，有時手上抓着一把飛叉，要跟阿金師傅學叉鯨魚；他是阿福和阿財的外甥，雖然是箇初中的小孩子，卻當魚網撒佈到海面時，他就監視着上海海下的動靜，所以這撈魚作業也確實少不了他。而阿金師傅就坐在這船頭旁指揮着；這一老一小整天聊箇沒完。

當晚際滿載歸航的時候，海上風平浪靜，夕陽像是一朵火紅的捲瓣菊似的；滿天油彩，飄過白雲蒼狗，飛來海鷗翱翔；這時大海呈現慈藹的本色，讓向他討生活的一群子民們，平安快樂的返航。

「阿金師：您說這大海是個有情有義的男子漢嗎？」阿德追問着。

「是呀：你說的不錯。」

「那大海有時候會波浪滔天，顯露出猙獰可怕，簡直像一箇暴厲的兇煞呀！」

「唉！那是海漢子被無情無義的風婆娘攪和着，他就失去理智囉。」

「風婆娘和海漢子是什麼關係？」

「嘿！他倆原本是夫妻，可是風婆娘又搭上了小伙子浮雲，卻被海漢子撞見了，海漢子一氣之下，就趕走了風婆娘；而風婆娘一不做，二不休；有時她反帶着小伙子浮雲來糾纏這海漢子，把這海漢子激怒的失去了理智；他一時就海浪滔天，洶湧萬丈；所以我們這羣討海生活的人，也就跟着倒楣囉。」

「那小伙子浮雲比海漢子強悍嗎？」

「不，浮雲只是一箇東飄西蕩的無業游民，他是海漢子的侄兒；為了家羞不外揚和看在他的胞兄山老大的份上，每次風婆娘的慘叫嘶吼，更使他軟起來，所以他只有捶胸頓足咆哮着；從這點就可以看出海漢子的有情有義。」

「那山老大為什麼不管教他的兒子呢？」

這時阿金師傅用手指着歸航的岸頭，那一帶蜿蜒躺着的山巒說：「你看那山山老大患了中風，久年臥病在床；他有什麼能力去管教那居無定所，流浪天涯的浮雲兒子呢？」

「噢！那山山老大太可憐孤獨囉！」

「不，他並不可憐，因為他的大兒子太陽，雖然遠在太空工作，卻時常給予他些溫暖；他還有箇么女月兒，時常在黑夜裡給他光輝慰藉；所以他并不感到孤獨。何況他還有個紅粉知己的雨滴小姐，也時常流出她心底的甘

露，向他傾訴衷腸，可是他却忘情不了他逝去的妻子光陰，更因他的臥病，自卑感拒絕着雨滴小姐晚來的這份愛；於是雨滴小姐只好把她摯情的愛，轉流入給海漢子；因此又引起了風婆娘的妬火，她更攪和着海漢子，海漢子便掀起萬丈洶濤，有時怒吼了十天或是半個月的；你說誰又跟着倒楣來着？」

「我知道；那就是我們這群討海生活的人，又跟着倒楣嘍！不過那雨滴小姐為什麼這樣多情呢？」

「唉！這就是情有所鍾嘛！」

小船已經接近港口，海岸的哨兵向他們打招呼，黃昏晚霞的反映，海天金光霓彩，好比洞房花燭夜般。

「阿金師：我們快靠岸了，今晚歡送阿黃就在阿采家裡？」接着船主阿福轉頭對阿德說：「你提幾條大魚到阿采阿姨家裡，我們等會就來？」

—

阿采是箇三十出頭的聯才女性，從小生長在這近海岸旁的小村鎮上，做着理髮生意；原本她們母女相依為命，不幸去年的冬天，她的母親病發逝世，如今只留下她一人寂寞痛苦；但她遲遲不想出嫁的緣故，一半是為了奉養老病的母親；一半是她同時深愛着從小一塊長大的阿福和阿財，可是她和他們永遠不可能三人結合在一起；只是給予她作不完這三頭馬車的歧夢。

晚上，阿采理髮店的內房，一席熱騰騰的酒菜餐桌邊圍坐着「開發號」漁船的大伙兒；雖然今晚是歡送阿黃的惜別宴，也是這向海討生活的人，藉此要沉酒在海國酒鄉裡。阿金師傅大聲地喊着：「阿采：阿采：這酒菜都已齊備啦！你也忙累了，快上桌和我們大伙兒乾一杯吧？」

「來嘍，來嘍，這碗湯熱滾滾地，請讓着點。」她口裡嚷着，同時把海蛤湯端上桌來，隨着她就坐在阿福和阿財的中間。

阿黃端起酒杯向阿采敬酒，因為阿采不會喝酒，惹得阿福和阿財都站起來替她代喝。

「阿采姐：感謝你做了這麼多的菜，不過我一人向您敬酒，却站起來你們三個人，這一對三，我可是承擔不起啊！」阿黃打趣地說。

「好吧！你們都坐下，我們大家先來同乾一杯？」阿金師傅打着圓場，舉起了杯子，一口氣就先乾了。大家也隨着各自乾完了一杯，阿福把濃眉皺起說：「阿黃：你現在離開我們，那下次出海少了你這角色，隨

着問題就來啦！」

「是呀；」阿財接着應了一聲，使得這炙熱的場合，陡然把溫度沉降下來。

阿采心有成竹地問：「阿福，阿財；昨兒來了一箇外鄉人，他要找工作，不知你們願意雇用他嗎？」

「他會漁撈作業嗎？」阿金師傅插口反問一句。

「這我就不知道啦，我聽他說，好像是從牢裡剛假釋出來的。」

「啊！是箇犯人！」阿德下意識地訝異着。

「是箇犯人？」阿福，阿財似乎腦海裡打個轉兒，同聲重複這四個字。

「是箇犯人有什麼關係，只要他能正經地幹活就行。」不愛說話的阿許，他偶然地開啓金口。

阿金師傅點點頭，表示同意。接着阿福說：「阿采：煩請你通知他一下，明天中午到這兒來談談。」

「他是箇流浪漢，假若他明天來了，我會通知你們的。」阿采似乎覺着緊張焦急起來。

「甯明天啦！就在今晚談吧！」一個陌生男子闖了進來，他接口的回答，使大伙兒驚訝地凝神望着他。

「哼！說曹操，曹操就到；請坐下來談吧。」阿采意外驚喜地站起來讓開座位笑着說。

「對不住，我是路過這裡，看到你們這兒十分熱鬧，因此就闖了進來。」

「沒關係，請坐，請坐。」大伙兒同聲地說。

阿采趕忙拿來杯筷，這陌生人也爽快地坐了下來；阿福替他斟上酒，便以社交的口吻說：「做姓林，請教貴姓？聽說您要找工作是嗎？」

「啊！您是林老闆？失敬，失敬；做姓冬，冬天的冬，孤兒院長大的，從小就喜歡吃白菜，院媽媽就叫我冬菜，我想找份工作做，免得游手好閒的不務正業。」

「冬兄，我的漁船上，因為這位黃先生要離開，正缺少一位雜工兼燒飯的；不知您……？」

「成，成：這份工作我自信可以勝任，我想您也許聽說我是假釋剛出獄的，或者有點顧慮；不過我明兒去找個可靠的保人來，讓您放心，我再上船。」

人生就像一條船，社會就像是海洋；掌握命運的人生，也就是這條船掌握着潮來、潮往，離岸、靠岸的機會；雖然狂風暴雨的日子少，雨過天青的日子多；但船不靠岸頭，哪來的平安幸福？

第二天下午，冬菜帶來一位比他小上幾歲的青年商人，他衣著講究，談吐文雅；當阿福一見面，從腦海儲存

的影像中，剎那間不禁脫口的訝異：「啊！孫經理：冬兄是您的……？」

一張微笑的面孔，傳來親切的聲音，「林老闆：近來好嗎？您要問冬大哥和我的關係，我很率直地告訴您；冬大哥和我同是孤兒院長大的，他的為人爽直，只是濫交損友，如今受到牽累落泊；本來我是留他在我的公司幫忙，他卻想避開世俗，願到海上走走；現在冬大哥由我保證，請您放心；只不過他的損友會來找他，還請林老闆多費神注意。」

「孫經理：有您的一句話，我該把冬兄看成自家人一樣，我也向您保證，決不會虧待他。」

當冬菜上船工作的時候，大伙兒都喊他叫「阿冬」，同時也關懷着他，看他克服了暈船的痛苦；阿金師傅也收了這半路出家的徒弟，從此非常注意他的一切改變；像阿冬在回船靠岸的態度，有點兒畏縮不前，總是躲躲藏藏的，他不願意去魚市場，在人多的地方露面，好比蠶蛹自禁在絲繭裡一樣；當船靠岸的時候，阿福就讓阿冬回到他安排的住屋裡去；阿冬喜歡到阿采那兒走走，阿采由於最先介紹阿冬去工作，像是責任的驅使，對着阿冬的生活份外關懷，不時對阿冬發出敏感的詢問：「阿冬：你一個親人都沒有嗎？」

「是呀：我都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誰？那有什麼親人呢？」其實我早就想告訴你，我和你一樣孤零零地，也許我比你更覺着脆弱，好比黃連苦在心里。」

「阿冬：你是箇男子漢，應該比我更堅強才對。」

「唉！人總是拗不過命運呀！」

「不，阿冬：你是男子漢大丈夫，總該有勇氣改變命運才對；我想那天來的孫總理，也是孤兒院長大的，他卻比你堅強的多；以後就不要自怨自艾地啦。」

「好吧，我以後一切都聽你的好嗎？」

「那好哇！我是想你好好的第一步，就是少交那些爛朋友；再儲存點錢好防老。」

「對：對極啦！以後我若有錢，就存在你這裡，你願意替我保管嗎？」

阿采很自然地點了一點頭，從此阿冬把每月工錢按時交給阿采，阿采也把它轉存到銀行裡；日子久了，阿冬像是阿采的影子；只要回航，他就離不開阿采；有時他常和阿福與阿財起了一些小磨擦；但是阿冬單純的讓阿采作主，所以他一切都忍讓着。這年年底吃尾牙酒的時候，終究阿冬的火山爆發，他把酒潑在阿福的臉上，又打了阿財一下耳光；接着阿福和阿財向阿冬動武，幸好阿金師傅和阿許把他們拉開，可是惹得阿采哭了好幾天。

阿金師傅是箇和事佬，他拉攏着阿福、阿財和阿冬去出航撈魚，一場風波便告平息；只是阿采再也看不到她開朗地嘻笑，也使阿金師傅從內心的同情，進而要解決他們感情上的糾紛；就當大伙兒愉快，滿載歸航的時候，他繼續和阿德聊起他未講完的故事。

「阿德，你還記得那雨滴小姐嗎？」

「記得，記得；唉！雨滴小姐也真是傻，為什麼不另找個對象出嫁呢？却偏要和那山老大與海漢子混在一起，這樣以後沒有什麼好結果的。」阿德感慨地說。

「是嘍：不過現在有箇天上星星愛上了雨滴小姐，雨滴小姐也和星星很談得來，可是山老大和海漢子反倒不贊同，他倆總覺着星星是個流浪漢，每當夜深的藍天，滿佈着星星的踪影；同時雨滴小姐仍解不開她對山老大和海漢子的情結。」

「阿金師：你說他們最後的結局該是怎麼樣呢？」

「唉：很慘啦：很慘啦！」阿金師傳的喉門提得很高。

「阿金師：你不要說很慘嘛！我想他們的結局是很好。」

「你說說看，是怎樣的好法。」

「那雨滴小姐和星星結婚啦，山老大的病好啦，風婆娘也正經啦；海漢子不再咆哮啦，同時我們也天天有魚打啦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」阿金師傳張大嘴巴笑着。

這不說話的阿許瞪着眼向阿德斥聲：「真是小孩子氣，以你這樣輕鬆，那天下就太平了。」

阿冬根本沒有聽到阿金師傳所講的故事上半截，所以他只是莫名其妙地望着阿德、阿許和阿金師傳；同時阿福和阿財像印刻在心上的一些字。

「開發號」歸航快要靠岸的時候，阿福若有所悟地向着阿冬說：「你下船去阿采家時，就向他求婚，你說我們都贊成你討她做老婆，可是你會給阿采終身幸福嗎？因為我和阿財對阿采就像自己的親妹妹一樣。」

「阿福哥：我會給她永遠幸福的，假若你們仍不相信我，我就去找孫經理再來一趟。」阿冬感激的淚水在眼眶裡打轉，他一口氣想說服阿福能夠相信他。

「阿冬：這是你自己的事，幹嘛要請孫經理來？我們大伙兒相信了你，但你要去向阿采求婚呀！必須要阿采親口答應你才行。」

「是是……」阿冬在應聲說着，小船已在靠岸；他搶先上了岸，通過港口，他就奔向阿采家去。

一一一

阿冬向阿采表達了求婚的意願，並沒有得到阿采的回響；相反地阿采冷冰冰的態度，顯出她內心十分遲重；像是等待一樁大事發生，或許她仍留戀在青梅竹馬的幻夢裡；甚至阿福，阿財，大伙兒都在為着阿冬幫腔撮合，但阿采祇笑着說：「等一等嘛。」

秋天裡的午陽，仍像大傘籠罩，炎熱的氣候，使人性情發毛；「開發號」小漁船，很早就去外海作業；也許要一兩天才會回航。阿采的理髮生意，午間比較清淡；偶而走進兩位戴墨鏡的顧客，一位要阿采修面與刮鬍子，一位則坐在旁邊的躺椅上，他們搭訕地問：「小姐：有個叫阿萊的男子，他來過這兒嗎？」

阿采心裡一怔，手中的剃刀慢了一下；她想阿冬的名字叫冬萊，不禁猶疑地反問：「兩位先生要找阿萊幹嘛？」

「我們是阿萊的朋友，你知道阿萊在那裡？」

「先生：你們的朋友是不是姓蔡的蔡？我們鄉裡有個蔡代表，你們是不是找她？」

「不是，我們要找的朋友是吃菜的菜，你見過他嗎？」

「這個阿萊先生倒沒見過。」阿采小心地打發過去。

這兩位不尋常的顧客，有意要糾纏着阿采，直到旁晚才悵然離去。

第三天阿冬回航來見阿采，阿采劈口就問：「你有兩位戴墨鏡的青年朋友嗎？」

阿冬愣了一下，便反問說：「阿采：他們來找你麻煩是吧？」

「麻煩倒是沒有，他們要找一個阿萊的，我想大概就是你吧？」

「阿采：以後不管什麼人來找阿萊，都回他個『不知道』，更不要說出我在船上打工；你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啦；鬼鬼祟祟地；」阿采白了阿冬一眼。

「阿采：你千萬要小心啊！不要讓我給你添上麻煩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啦；你還要說上幾遍？」

日子像飛輪般轉逝，阿黃已經去遠洋漁船一年多，這次他回航休假，帶些外國產品送給阿金師傅，阿福和阿采等人；大伙兒少不了晚餐又在阿采家裡，圍上一桌，乾上幾杯；同時阿黃也把他所到的國外地方，描述一番，於是大家興高采烈地暢談痛飲。

阿冬在早前歡送阿黃的時候，已經見過阿黃，所以這次兩人談的更是投緣，於是在阿福和阿財的慫恿下，兩人連乾了三大杯；正是大伙兒情緒愉快萬分的時候，阿采的店門外闖進了三個外碼頭的人；三個人都是罩着墨色眼鏡，一個是西裝革履，手提皮包的中年男子；另兩個青年是阿采曾經見過的顧客，所以面熟；她便向阿冬示意，阿冬急忙要想迴避，可是對方已經走到餐桌的附近。

「阿萊大哥：好久不見，您真是得意啊！」穿着牛仔裝的墨鏡青年首先打招呼地說：

「大毛：你們到這裡來作什麼？」阿冬不得不站起身來應付地問：

「我們帶洪老闆來見您，向您找放洋的路子，少不得您分五成怎樣？」

「大毛；阿三：你們兄弟倆聽着；我已不做你們的大哥了，只想規規矩矩的過生活，請你們即刻出去，以後別來煩我。」

「嘿！大哥：你說的倒很輕鬆，你不想幹這筆買賣，我們倒想撈一筆過生活呢！」另一個戴墨鏡的青年叫阿三開了口：

阿福即時站起身來，大聲的質問：「你們到底想幹些什麼？」

「林老闆：我們想買你的船，或是你把船租給我們也可以；」姓洪的中年男子開門見山地說：

「洪先生。林先生不是老闆，他也沒有船。」阿冬搶口代答着。

「哼！你別想瞞我，我們早就打聽的一清二楚；最初我們總以為你會和我們合作，不想你倒替他們說起話來；真是敬酒不喫，喫罰酒。」

這時大伙兒都站了起來，阿采更是走近他們，她大聲警告地說：「你們要是不講理，我就要去叫警察來嘍！」

姓洪的忙從西裝口袋裡掏出了一把掌心雷的小手槍，他對着眾人晃一晃說：「你們誰敢動一下，我就要誰好看。」

大毛也掏出了掌心雷指對着阿福。阿三則掏出一把鋒利的藍波刀，對着阿采的臉孔上，他威脅作態地說：「你要不安份，我也要你看。」

阿冬急忙挺身走出，他面對那姓洪的表示：「洪先生：你們既然冲着我不該為難他們，如果要有話說，我就跟你們出去談談。」

「阿采：你說這話已經太遲了，現在我們是直接向林老闆買船或租船，只是去香港外海走一趟；甯你插手，何況我們已亮出傢伙來，沒有什麼好談的。」

「洪先生：你知道不論買船或租船，都是要有大把鈔票的；而且要現金交易才行。」阿冬扭着腰擺出老江湖的姿態；他像是胸有成竹地說：

「阿采：你瞧這裡。」姓洪的把掌心雷收回口袋裡，然後打開皮箱蓋略亮一下，他很驕傲的說：

「好吧。你既然要買船，就把箱子放下來，我跟你到港口交船去。」

「不；我們必須到了船上，再把箱子交給你們。」

「這樣也好，我跟你去，只要你們不為難他們，說什麼都好；大毛：阿三：你倆也同意這樣做嗎？」

大毛和阿三似乎想起槍和刀，以表示同意阿采的作法。

「大毛：阿三：你們別信阿采的鬼話，也許他在耍花招，我們要押着這大塊頭林老闆去開船，另外要這娘兒們做人質；」姓洪的又掏出掌心雷作勢地說：

「洪先生：你認為這樣可以如願以償嗎？你要知道船在港口碼頭，那兒還有海防哨兵呢？而林老闆願意開船嗎？」

「哼！我的船不租也不賣，誰願意替他們開船。」阿福氣沖沖地說：

「哼！你要是不去開船，我就要你的命；」大毛把掌心雷對準阿福腦袋，一時狠了起來，而姓洪的却以掌心雷對着阿冬陰笑。

「阿福哥：您要穩住點，這事由我引起來的，我想此時您的船，是賣？是租？請您讓我作個主，保您不喫虧。」

。阿冬轉頭向阿福情急地說。

「哼！」阿福向阿冬瞪着眼，卻從鼻孔裡冲出一聲怒氣。

「阿福。關於船的事，您要讓阿冬作個主，千萬不要衝動；」阿金師傅叮嚀着阿福，他的語氣沉重有力。

阿冬雖然面對槍口的威脅，他似乎已把他的一條命豁了出去；所以神情自若地說：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阿金師。請您替他們開始，您願意陪我走這趟黑路嗎？」

阿金師傅點點頭，這阿福人等看到阿金師傅出了面，自然放下心來，所以大伙兒一聲不發地任憑擺佈了。

姓洪的猶疑裡向阿金師傅撇了一撇嘴，對着阿冬詢問：「阿菜，他是誰？他會開船嗎？」

「會，會：阿金師已在船上幾十年了，他是我們的師傅，當然會開船嘍。」

「阿菜：你該不會搞什麼花樣吧？」

「不會，不會；人總是向高處爬，水總是向低處流嘛，既然有大把鈔票賺，何樂而不為呢？不過這趟黑路錢實在是不好賺的，說不定就要賠上老本呢？」

「你少囉囉蘇蘇地。」姓洪的像是犯了他的大忌：厲聲斥責着阿冬。

阿冬早把心橫下了，所以沒有把姓洪的放在眼裡；他依然對着大毛和阿三，提出警告地說：「我說大毛。阿三呀：人生老走這黑路，我覺着怕怕地？你倆感覺如何？」

「你少廢話；大毛：阿三，把手銬給他們聯着銬上，再鎖在桌檯上，我們就準備走吧！」姓洪的控了阿冬一句白，接着他命令大毛和阿三，依照預定的計劃行事；於是大毛和阿三把阿福等人銬牢。

這時阿冬和阿金師傅走了出來，阿財似乎要說些什麼？却被阿金師傅向他瞅了一眼，他就閉口沒說；而姓洪的和火毛押着他倆走出門外。阿三警告了阿福等人，便熄了屋裡的燈，又關鎖了大門，隨着跟在後面。

阿冬慢步回頭向姓洪的低聲問着：「洪先生，您這趟要到香港海面，做些什麼買賣？」

姓洪的跟着上來，兩人並肩慢步，他輕聲地向阿冬說：「阿菜：不瞞你說，這一趟去香港海面是接連一批槍支；若是回台灣交易有搞頭，除了船錢，另外再給你分紅，只要你真心的；僅此一趟就夠你喫上一輩子，以後甭在這小船上混啦。」

「是的：我會盡心盡力的。」

四

夜晚疏星伴昏月，他們高一脚，低一脚走向港口碼頭；遠眺海上一片幽黯，浪潮劈拍着海岸；港口高處的碉堡中燈火通明；碼頭的岸邊燈火，有人忙着修船；阿冬故意停步向姓洪的說：「前面就是碼頭，我想請這位阿金

師先行上船，加滿油料，準備好了；我們等會再上船，然後熄燈偷着開船，躍出港口。」

「我們能躍出這港口嗎？」

「啊！那要看我們的運氣啦？按照規定，我們非得經過港口登記不得出海；但是我們根本不能登記，所以只有冒險一試；說不定我們的運氣好，會萬事如意的；不過你們一定要依照我的話去做。」

姓洪的這時乖巧起來，他連忙點頭說：「當然！」

阿金師傅雖然是討海大半輩子，但在人海裡打滾已經是花甲週年了；他對阿冬在船上已混了一年多，深知阿冬已了悟人生，相信他是個歹仔回頭金不換。他想這次阿冬為了大伙兒的安全，不惜豁出自己的一條命；以求擺脫這三個惡徒，卻設下這一場無法實現的危險佈局；因為阿冬分明知道近海作業，船上的油料，甚至食物和水，都是要在前一天補充準備完好，才能順利出海的；何況要較遠航程的香港海面，縱然是港口出入口放行，這臨時啓航，缺少油料，食物和水；難道要以魔術變幻得來不成。所以阿金師傅聽信着阿冬的安排，他獨自先行上了小船，心中不斷擔憂阿冬如何對付得了這三個帶刀槍的流氓。

姓洪的和大毛，阿三；總以為小船去香港，不過幾小時的往返航程，說不定天亮以前就會趕回台灣；所以他們只是緊迫釘人的威脅着阿冬快些設法出海，而阿冬也就將計就計；他要求着大毛和阿三後一步再上船，於是他和姓洪的先行悄悄地走上碼頭；正當他倆跨大步躍登小船的時機，阿冬乘着姓洪的猝不及防，他撤身後轉一抬腿把姓洪的踢下海去；驟然海水撲咚地響聲，驚動了隨後跟來的大毛和阿三，大毛用手槍抵着阿冬責問：「阿萊：你把洪先生……？」

阿金師傅注意到阿冬的開始行動，他恐怕阿冬會遭遇到大毛和阿三的毒手，便急着大叫起來：「有強盜哇！有強盜哇！」。即時哨兵揮過電筒長射的燈光，奔來幾個人影。

這時阿冬面對着大毛和阿三，他挺身無恐的解說着：「大毛：阿三：老洪已被我踢下海去，過去我被朋友牽累已坐了兩年牢；現在只想做這討海工作，假若你倆還有良心的話，請你倆不要來打擾我，現在就做掉我。」

「大毛：阿萊哥過去對我們很好，而且老洪是個大騙子；他那箱全都是假鈔，我們快些走吧。」阿三說着就拉了大毛奔向暗處，也急忙逃離遠去。

阿冬似感激地高聲叮嚀着：「大毛：阿三：謝謝你們：如果你倆想過這討海生活，就來找我，我會幫助你們的。」

當大毛和阿三的人影很快消失後，只看那姓洪的在海面上不斷掙扎，同時幾個士兵荷槍趕了過來，他們把姓洪的打撈上岸，接着解送這姓洪的到了這小村鎮的警察派出所，於是這一場劫匪虛驚落幕，却又協助了法院抓到在逃的通緝犯姓洪的。

幾天後，阿金師傅笑着對阿采說：「現在你該和阿冬結婚了吧？」

阿采羞澀地回答：「我就是等待他這麼一天，以後該不會再有爛朋友來找他吧？」

阿冬在一旁帶着歉意的表情，且誠懇地說：「嗯：阿采：我不騙你，昨兒那大毛和阿三又打電話來；……」

「怎麼？他倆又要來找麻煩是嗎？」

「不！不！……他倆已向法院自首，聽說那姓洪的要判處無期徒刑，他倆因悔悟自首，被判處緩刑假釋，等開釋後，他倆想過討海生活，所以……。」

「阿冬：你總是會找我們的麻煩：」阿采驕嗔地指責。

「不！這不是麻煩；祇要那大毛和阿三願意改過自新，我們可以幫他倆找工作，這也是一樁好事：」阿福插口說。

「阿采：對不起，我非常感激您們，也向您賠個禮：」阿冬說着就向阿采深深地一鞠躬，惹的大伙兒全都笑了。

大喜的日子，阿冬和阿采行了結婚禮，又雙雙拜了阿金師傅做義父，願意奉養阿金師傅到老，阿金師傅也願要加強傳授給阿冬的討海本領，讓阿冬能真正做一個討海人。

婚後的第三天，小船又是出海作業；這一次他們是到台灣最南端鵝鑾鼻海面下網。秋冬季節，除了晝短夜長的變化，氣候依然炎熱；大伙兒乘著黎明的黑暗下網，天亮前佈網完畢，直到太陽升起的時候，網纜開始有了消息；阿福首先嚷着說：「我感到有大批的魚兒上網啦！」

阿福摸着網纜暗自歡喜，阿許忙着詢問：「阿福：你是要拉纜收網是嗎？」

阿德卻在一旁代答地說：「阿許叔，魚剛上網，怎麼您就想急着收網呢？」

這阿許耳孔塞着小耳機，只看阿福沒有點頭，也就不急收網；但也沒有聽到阿德說些什麼？

海上晴空照耀，偶而微風掀起二級浪頭；把小船上下地顛簸着，阿冬忙着把放魚艙裡的碎冰收拾一下，又取出許多小木箱準備裝魚，順便向阿德問着：「你怎麼知道有魚上網呢？」

「阿冬叔：我憑着眼睛看，耳朵聽呀！」

「那我看海面和平常一樣，耳朵聽的是浪頂船的聲音；沒有什麼魚兒上網的樣子，你在亂嚷吧？」

「唉！阿冬叔：你還是外行人呀，學了快兩年嘍：連個魚上網都不懂：哈哈……。」

「阿德：你又沒有禮貌啦：」阿福斥責一聲，又轉頭向阿冬笑着說：「阿冬：這次很快就有了大魚上網，可不是你這新郎官帶來的喜訊啊！」

「阿冬叔：對不起，剛才我不應該取笑您；因為您還是新郎官呢！」

「哼！人小鬼大，總是想冒充內行：」阿金師傅打從心眼裡就喜歡阿德，所以脫口帶着讚賞的指責他。

「嗯！阿金師：這都是您教我的呀：難道現在魚沒上網嗎？」

阿金師傅把魚上網的情況，正在告訴阿冬的時候，驀地海面上冒出一股十數丈的浪花，小船被沖上高空，接着網纜的滑輪轉放不停，纜繩不斷放入海中，小船似搖籃般震盪。

「阿許：快些把那滑輪刹住，再不然就設法收網。」阿福高聲喊着。

「阿福：這股力量太大啦：不但纜網收不起來，連滑輪也刹不住了。」阿許拼命地拉着總纜繩，他的汗珠直滴；阿冬也從旁帮着拉。

小船從搖籃的震盪，直到鞦韆似的飄騰；隨着顛頭的浪頭，拋向半空中，又跌落到萬丈深淵的渦底。阿福大喊着：「阿金師：阿金師！」

阿金師傅這時已注意着纜繩，他急忙命令阿許和阿冬說：「你倆快些放手，不然就會被纜繩把你倆拖下怒濤裡！」

阿許把兩隻流血的手放開，阿冬臉色蒼白的喘着氣；阿福和阿金師傅站在滑輪旁，眼看着纜繩就要被放完了。

晴天大太陽的午晝，浩渺汪洋的大海；一葉孤舟正掙扎在萬盆四傾的洶濤裡，加上霹靂般的巨響，使人駭戰心驚，雖然這是討海的人司空見慣；但是阿金師傅覺得有些怪異。

「阿德：阿德：快伏下身了。」阿金師傅連聲叫着。

「阿金師：那海面的浪頭高，我有時已看不清楚了。」

「孩子：別再看啦！這是我數十年來的第二遭；第一遭差點兒被海漢子踩在他的腳底下，永遠起不來啦！」這時海水沖進機房，阿財慌張地問：「阿金師：難道我們遇上喫人的鯊魚群了嗎？」

「阿財：也許比這個還糟，你快把機房門關好，把引擎暫時熄了火，讓船隨着網纜漂流一陣再說。」小船在怒濤裡搏鬥，滑輪已放完纜繩被拖拉着「吱吱」怪叫，大伙兒遭遇了狂瀾的掩埋，再也分不清晴空與浪幕。

「阿金師：是不是風婆娘又來攪和海漢子嘍！」阿德提出疑問：「孩子：你要伏下身，抓牢艦艙，這次不關風婆娘的事，那是……」

阿金師傅話沒說完的當兒，卻聽阿德大叫起來：「哦！哦！阿金師：我看到一個大怪物被纏在網裡，牠鼓足浪頭冒上來嘍！另外還有兩個大怪物在一旁煽動助威。」

「孩子：你看那浪頭上有水花氣泡嗎？」

「有，有……。」

「唉！糟了！糟了！阿冬快把斧頭和彎刀拿給我與阿福！」阿金師傅也驚慌起來。

「阿金師：難道是鯨魚群嗎？」阿福驚訝地喊問。

「是的。快把網纜割斷它。」

阿德又尖叫地喊着：「哦呀！大怪物又升起來啦！阿金師：你說是鯨魚，我就要用又插了。」

「阿德：你不能插，在我們未把纜繩割斷以前，你若激怒了牠，牠就會把我們捲進海漢子的脚下，那……」

「阿金師：你要割的纜繩，已把船頭纏了數十匝，你想砍也砍不斷，割也割不完的；而您不是教我學插鯨魚的嗎？現在我不能失掉這大好機會，非要插牠一下不可。」

「阿德：阿德；」阿金師傳嘶吼地想阻止阿德的妄動。

這時阿德卻像瘋狂似的喊了一聲，「阿金師：我的飛叉已插向那大怪物了！」

頓時天翻地覆的浪頭，小船在波浪中毫不自主的被盤旋了好幾轉；於是纜繩由船頭鬆開，又繞纏小船好幾圈；大伙兒覺着頭昏目眩，阿德却昏倒不省人事；阿金師傳連忙把他抱進儲魚艙裡，同時他喊着：「阿福：阿許：阿冬：我們快把這艙裡的小木箱和碎冰块拋出船外。暫時坐進艙裡避一會吧；」

午後太陽轉西，鯨魚掙扎疲倦了，浪頭漸漸地平和下來，網裡的氣泡水花仍然噴出海面；阿福急着詢問：「阿金師：我們現在該怎麼辦？」

「唉！我們暫時馴服了這幾頭老和小的灰鯨，不過牠們的耐性是有限地，我們趕快設法吧。」阿金師傳說着，又向機房的窗邊喊說：「阿財：你快些把引擎輕輕地發動，向右舷三轉，朝東北航行；要漸漸地加速，駛向距這兒不遠的七星三號沙灘。」

「阿金師：我們駛到那兒，又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阿福：你放心；那兒正是退潮；我們搶潮上灘，把這小灰鯨擱淺在沙灘上，然後再作處理。」

小船發動後全速地駛航，而網裏的小灰鯨像似打盹，有時驚醒掀起幾番浪頭；另有着兩頭老灰鯨尾隨船後噴出兩股水柱；阿德驟然甦醒過來，他一睜眼就問：「阿金師：我插到那大怪物了嗎？」

「阿德：你要是插到那大怪物，我們早就翻到海漢子的腳底下嘍！你站起來看看船尾後面的兩頭老怪物，還尾隨着監視我們和牠的孩子呢！」

「哇！」阿德站起來探頭向船尾張望，他驚愕地喊着。

時光隨着夕陽西斜而溜走，小船已平安地搶上了沙灘；小灰鯨半露出身子在水面上，展示牠龐大的驕傲；兩條老灰鯨在外海焦急地巡弋着，牠們決不放棄牠們的孩子。

大伙兒在驚滔駭浪裡拼鬥了一整天，眼看夕陽籠罩下，小船和小灰鯨都擱淺在沙灘上。

「阿福：我拼了大半輩子，才打到了這條大魚；你們更是難得的幸運，假若把牠即時支解賣給市上，真是一筆出人意外的橫財，竟落在我們的身上。」

「阿金師：我們現在要當着這兩頭老灰鯨的眼簾，把牠們的孩子分屍支解嗎？」阿德提出這異議的反問。

大伙兒沒有一個人呵上一口氣，說上一聲「要」字；只是沉默凝視着這頭小灰鯨；同時內心咕叨着：「牠該怎麼辦？」

這時阿冬突然在內心一把仁慈的火炬明亮起來，他爽直地脫口徵詢說：「阿金師：阿福哥：天快黑了，我們不如把牠放掉，讓老灰鯨帶着牠的孩子回歸大海去吧？而我們也好安心地駛着空船回家：這樣你們贊成不？」

阿金師傳眼望着老灰鯨很自然地點點頭，大伙兒也不約而同地急着把網兒解開，又合力地把小灰鯨推向大海去，他們目送着這做爸媽的兩頭老灰鯨，帶着牠們的孩子擺尾道別，又噴出感激的水柱，緩緩地在大海中消失。

深夜，小船空載靠港，大伙兒更愉快地在阿采家裡喝起酒來；大家談論着這次出海的驚險刺激，而終於馴服了小灰鯨，又放走了小灰鯨，使內心嚐到不可言喻的平和，明亮，愉快的滋味。同時阿冬更大聲地說：「我好像

是剛出生的嬰兒一樣，這大海給予我的新生命是太有意義了。」

——以上用平實無華的筆語，敘述這台灣推行民主解嚴後，一箇江湖失落自己的浪子，終於在大海中找回了自己，更獲得了新生命；但願：「湖海憶悠悠，浪子早回頭。」并向近年來遭遇劫持被殺害的：如陸正等無辜的孩子和婦女們，致靜默悼念。